

小说月报

FICTION MONTHLY

2014年 活力作家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FICTION MONTHLY

2014年 活力作家精品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2014年活力作家精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06-6592-3

I. ①小…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271号

选题策划:小说月报编辑部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刘书棋 彩罕娜 责任校对:曾玺静
齐红霞 叶立钊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70毫米 1/16
字数:261千字 插页:3页
印张:19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孙 频



纳兰妙殊



常小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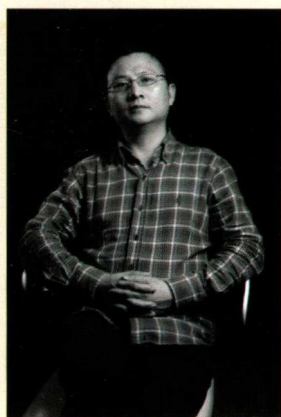
田 耳



王十月



黄咏梅



赵志明



石一枫



弋舟



张楚



朱山坡



张怡微



双雪涛

目 录

【中篇小说】

- | | | |
|-----|---------|------|
| 001 | 十八相送 | 孙 频 |
| 031 | 世间已无陈金芳 | 石一枫 |
| 088 | 魔术师的女儿 | 纳兰妙殊 |
| 121 | 人罪 | 王十月 |
| 156 | 琴腔 | 常小琥 |

【短篇小说】

- | | | |
|-----|------|-----|
| 193 | 惊叫 | 朱山坡 |
| 203 | 野象小姐 | 张 楚 |
| 221 | 鸽子血 | 田 耳 |
| 237 | 走甜 | 黄咏梅 |

249 侏儒的心 赵志明

256 春丽的夏 张怡微

273 礼拜二午睡时刻 弋舟

286 安娜 双雪涛

298 实力其中,活力其外(编后语)

299 《小说月报》2014年总目录

十八相送

孙 频

—

终于盼到了这堂文艺美学课。朱家明提前一个小时就把自己安置在了教室里。偌大的教室里就坐着他一个人，他又高又瘦，旗杆似的插在桌子中间。清冽的空气从窗户里钻进来又钻出去，一条条小蛇似的从皮肤上划过。日光灯苍白安静，捶打出桌椅的影子，参差肃穆地铺了一地。清晨的教室有些墓园式的荒凉。

来得实在有些太早了，连楼道里正勤工俭学的学生都不能不对他有意见了。不就上个课嘛，怎么搞得像投胎一样，擦着天黑就奔过来了。他把教室的门关上，这下安全了。朱家明略一沉吟，便占据了教室里第一排最中间的座位，好像讲台上有一场精彩的话剧即将开演，他这么早颠颠跑过来原是用来占座位的。

坐定之后，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面小镜子，机敏地打量了一下四周，见四下里确实无人便把镜子藏在手心里，把整张脸都埋进了镜子里。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今日的气色，然后又翻开嘴唇看牙齿缝隙里可有墨绿色的韭菜。尽管不见韭菜的影子，他还是对着镜子，用舌头把两排牙齿细细舔了一遍，算是把它们清洗过了。末了他还是不放心，又对着手背哈气，哈上去再凑过去闻，看可有韭菜的余味。他无法想象对着人一张嘴就喷出一股韭菜味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他眼前出现了一架喷气式飞机的幻影，拖着一条粗长的尾巴，遮天蔽日地

翱翔在人们的头顶。人们不能不对它屏息致敬。

检修完牙齿，他还是不放心，捎带检修了一下头发、眉毛和胡子。胡子有一根木秀于林，他皱皱眉头，跷起两根手指去拔那根胡子。蓦地，他从镜子里看到了正盛开在自己手上的兰花。兰花指打得雅致中正，和精致的小圆镜往一起一配，真是风鬟雾鬓，香艳得很。他一愣，啪一声把镜子扣在了桌子上，好像他在镜子里无意中看到了什么鬼魅，急于要把它收进瓶子里去。

他每次看到自己手指上开出的兰花都会感到一种恐惧，还有一种罪恶感，就像是它们长错地方了。他用力把它们摁下去，恨不得连根拔掉，可到下一次，它们还会再次在他指尖默默地开放，像种子要发芽一样拦都拦不住。后来他才想明白，它们会不停止长出来是因为那种子就长在他的身体里。

陆陆续续开始有学生往教室里走，快上课了。他悄悄看了看那道半开的门缝，那扫楼道的影子终于不见了，这让他内心舒服了一些。有个来选修的学生不知水深水浅，咬着油条坐在了他身边的座位上，忽然，该学生停止咀嚼，嘴半张着，迷惑地打量着他。一边看他一边暗暗抽着鼻子，一边抽鼻子一边又不相信地看着他，好像他是刚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稀有物种。

朱家明明白了，他一定是闻到他身上的香味了。他有给自己和自己的衣服熏香的习惯，没办法，这是母亲张茉莉教给他的，对他来说，熏香是第二层皮肤，少了不行。以前他在221宿舍里一给衣服熏香，宿舍的其他三个哥们儿就赶紧逃窜到别的宿舍去避一避，谁若是胆敢在朱家明的熏香里坐上半刻，然后再香喷喷地晃到宿舍外面去，那简直就是一只电灯泡自己发电把自己在人群里点着了。男生女生都要对他侧目。男生想，这哥们儿是男人吗，怎么能香成这样？女生想，这货在自己身上搽了几瓶香水啊，简直是孔雀开屏。一时雌雄莫辨。除了朱家明，没有第二个男生敢顶着这样一头庞大妖艳、坚如城堡的香味出去招摇过市。可是对于朱家明来说，任是谁都不能剥了他这层皮，这会让他鲜血淋漓。

每次熏香的时候他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因为又要把他们轰出去了，他便站在地上讪讪地笑着来段经典的解释，我母亲说衣服就是要熏香才好，这样既能除湿又能除臭。又是他母亲，全中文系都知道这个著名的朱家明母亲。因为自打朱家明入学第一天起，他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一个不朽的前缀：我母亲说过。从此以后这个母亲便在中文系的上空无坚不摧地活下来了。这个女人的美丽能干无所不能几乎连中文系不认识几个字的保洁阿姨都知道，因为朱家明

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往她们的耳朵里锤了两百次都不止，连英语四级一直过不了的男生都能背下这个女人的所有傲人特征。她像尊高大的观世音塑像一样霸道地盘踞在他们呼吸的公共空气里，对他们所有的生活细节指手画脚。她时而出现在雨打梧桐的凄惻灯光里，时而出现在杏花如雪的月光下，时而又是在平林新月人归后，独立小桥风满袖。

那时候朱家明还没有换宿舍，221宿舍的其他三个男生总觉得他们宿舍里是住着五个人，除了四个男生还有一个就是朱家明著名的母亲。她的魂魄无时无刻不盘旋在他们头顶，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住在他们的柜子里，就差钻进他们的被子里了。这让他们觉得恐惧而拥挤，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把她赶走，她简直是无孔不入的，只要朱家明一张口，她就被放出来了，她又开始了余音袅袅的新一轮轰炸。我母亲说……我母亲她……我母亲就是这样做的……三个男生不得不再次落荒而逃，把221宿舍留给朱家明同学一个人独享。

宿舍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把熏香点着，百合味，玫瑰味，他和他的衣服共同沐浴在一片千奇百怪的绚烂花香里，宿舍里一时烟雾缭绕，如同寺庙里香火旺盛。他静静坐在烟雾中有如僧人入定。每到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又在母亲身边了，母亲又伸手把他揽在怀里了。从他记事起，母亲就告诉他，她是为他活着的，她的每一天都是为他活着的，他是她的全部，没有了他，她的儿子，她一天都活不下去的。当年的母亲心高气傲，高中毕业后一直遇不到意中人，父母双亡后她便寄宿在她哥哥家中。嫂子嫌她不出嫁白吃她家的饭，来来回回从她窗口经过的时候就呸呸朝她脸上吐唾沫。这唾沫一吐就是好几年，三十岁的时候终于撑不住，草草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她和那男人的相亲颇有戏剧性，第一次见面，她就开门见山，你愿意和我结婚吗？那男人倒和她棋逢对手，居然敢说，愿……愿意。于是丁零当啷领证结婚，并和哥嫂永远断绝了关系。此后即使在路上碰见嫂子她也根本不多看她一眼，好像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至于那个丈夫，对她来说只是个工具，她想要个孩子。只有孩子才是她自己的，世界上别的一切的一切都和她没关系。然后，儿子出生了，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她的全部。

他坐在缭绕的烟雾中，松开了身上所有的毛孔，那些最深最暗最牢固最柔软的记忆再一次从他身体深处浮了出来。为了让他穿上好看的衣服，母亲特意去学会了缝纫，晚上下了班就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件一件给他做衣服。没钱买新布，就把自己穿旧的衣服一针一线地改，改成他的合身衣服。直到上初中他身

上穿的都是母亲亲手做的衣服，亲手织的毛衣，当时流行什么款式，就会最早出现在他身上。以至于一些家长特意去学校观摩他身上的衣服。一天他想吃饺子，母亲十二点下班了开始急急忙忙剁馅，结果切掉了自己一截小拇指。一次他小学放学的时候，母亲因为急着去接他，居然穿着一只白色的帆布鞋一只黑色的皮鞋就来到了校门口，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的脚看的时候她还浑然不觉。八岁的时候，他不小心撞倒暖水壶，壶碎了烫伤了他的一只脚。整个脚面的皮几乎全烫坏了，需要植皮。母亲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把自己背上的皮割下植到了他的脚上。至今他左脚上的皮还是母亲身上的，没事的时候他经常会静静地抚摸这只脚，摸到这只脚的时候就像是又摸到母亲的怀抱了。

他在熏香中仰着脸一动不动，静静地流着泪。小的时候，一到下雨，母亲就这样给他熏衣服，生怕他的衣服潮了会感冒。母亲还极喜欢带着这样一身香味去上班去街上，因为这会给她一点点可怜的尊严感。他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多么爱美的女人。所以他极享受这种独处的熏香时光，仿佛这些香味在这屋子里已经不是气体了，它们变成了无形的固体，像青砖一样每块都有着沉沉的重量。他乐此不疲地把这些砖块在他周围垒起来，他一块一块地往上垒，像要建一座城堡一样，把自己关在了城堡的最中间。这让他觉得安全而温暖，仿佛自己又变成了一个缩回母亲子宫里的婴儿。周围是无边的黑暗和祥和。

开始的时候男生们还在背后悄悄议论朱家明。

……他怎么张口闭口都是他母亲，莫非是没有父亲？

……我记得开学的时候就是他父亲送他来报到的，怎么可能没有父亲。但是看他那样子，和父亲的关系应该还是比较冷淡，他父亲扛着两个大包他也没有过去帮忙的意思。

……他好像对女生也没什么兴趣，从没有见他追过女生吧。好像全世界在他眼里只有他妈一个是女人。

……他那么娘，看那兰花指跷的。哪个女生敢靠近他，都觉得疼得慌，难道谁还敢找个性别不辨的人谈恋爱吗？

……真是朵奇葩，你们谁见过那传说中的朱家明母亲？

……

到后来大家像服毒服多了有了抗药性，喷再多的药也杀不死他们了。往往是他站在地上刚开口要说“我母亲”的时候，上铺已经探出一个脑袋来，对着下铺正抠脚丫子的男生吼道，老李，你丫快去洗脚，把人都熏死了，你那臭脚敌敌

畏似的。话音刚落，临铺的哥们儿两眼发光地抖开了白天攒下的一个包袱，你们知道不，五楼外语系的那哥们儿带回一个夜总会的小舞女做女朋友，对小舞女还宠得不得了，人家还说是遇到真爱了。结果没两天小舞女跑了。估计是把他一学期的生活费都花光就跑了，看他这学期剩下的日子怎么过，讨饭都没地方。另一哥们儿接着往下评论，这小子是脑子有问题了吧，放着那么多女生不找，去找舞女……哦，老被女生拒绝啊，那就难怪了……这还不简单，他要报复女生们呗，是啊，就是因为他人财两空了，他才觉得他为自己报仇了。自虐呗。你放心，现在他心里舒服得很。

没有朱家明能插上嘴的缝隙，他呆呆站在那里，嘴角抽动，以示那是一个尚有余热的微笑，脸上还挂着一层凄凉的谦逊，他心甘情愿让着他们，让他们先说，他和他的母亲可以靠后再靠后。还是没有空，他的嘴唇哆嗦了几次又重新合上，他嘴里的母亲几次欲钻出来却又被关回去了。他开始烦躁不安了，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然而，住在他身体里的母亲比他更着急，她想出来，他安抚着她，更加努力地笨拙地微笑，像一个努力要骗得大人们信任的小孩子。这时候，宿舍熄灯了，咣当一声，所有的人都掉进了黑暗，包括朱家明嘴上那半截微笑。

男生们关于小舞女的话题还在黑暗中向前蔓延，因了黑暗的烘托，这香艳的话题加倍妖娆，似乎话题的身上又长出几只涂着蔻丹的纤纤玉手，指尖阴凉地划过了男生们的脸上，嘴唇上。于是话题愈加鲜活，简直像树上刚摘下来的水果一样，青翠欲滴，在男生们嘴里和心里活蹦乱跳。话题里的雄性荷尔蒙越分泌越多……哎，你们知道不，某某某和某某某已经睡到一起了，在校外还租了间房子……这算什么，听说某某系的男生敢带着女朋友回宿舍过夜，两人就当其他三人的面睡在一个被窝里……听说新闻系那系花又换了一任男朋友，这都第几任了，真是数也数不清，听说她的前任们还经常聚在一起对她加以点评，当然，主要是点评在床上的那些细节，他们就像使用着同一品牌的热水器一样，互通有无倒是方便得很。呃……

朱家明在黑暗中点起了一支蜡烛头，然后接回一盆水，坐在椅子上开始泡脚。昏暗的烛光刚刚能够照到他身上，脚上，他坐在那里披着一身烛光，缓慢地搓着两只脚，像一具土黄色的陶俑。那三张床烛光照不到，黑黢黢的，好像那三个男生都沉在海底了。他们还在渐渐下沉下沉，说话声越来越稀薄，最后，终于连声音也沉没了。黑暗把三张床牢牢焊在了一起，它们结成了一个庞大的整

体，像一艘钢铁制成的战舰一样漂浮在黑暗的海面上。他看着他们却无法靠近他们，就像他们之间隔着一扇玻璃。他在这边，他们在那边。

蜡烛头快燃尽了，他把两只脚从水里捞出来，用毛巾细细擦干了，然后他坐在那里细细摸着那只有过烫伤的左脚。最后一点烛光熄灭了，宿舍里忽然响起一阵大声的呜咽，震动着整间宿舍，深夜里一个男人的呜咽声让人听了还是很受刺激的，寒冷而赤裸，好像一块揭了皮的鲜红的肉。其他三个刚睡着的男生全被惊醒了，手足无措地看着大声呜咽的朱家明。

这个晚上他没有在嘴上把他母亲叫出来陪着他。此时他真像一个在人群里和母亲走失了的儿童，凄惶而无助。听他的哭声确实可怜，然而这种凄惶一定要长在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男人身上，他们又不能不厌恶他。

至此，宿舍的三个男生离他更远了，他们觉得他还没有断奶，本质上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况且，有他那个无处不在的庞大母亲四处遮护着他也就够了，哪需要旁人陪着。他们甚至觉得奇怪，他这么依恋他母亲还出来上大学干什么，在家里陪着他母亲过小日子不就得了。偶尔有男生忍不住问他，朱家明你怎么来这么远的地方上大学，在家那边上学多好，又不用和你母亲分开。朱家明用指尖捂着嘴角不好意思地笑，这学校里有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就是为他（她）来这儿上学的。对方想，朱家明也学会暗恋人了？又不好意思再问。

此外，他们对他的一些小动作也早已深恶痛绝，比如他会一遍一遍往脸上搽化妆品，会偷偷照小镜子，吃东西时会跷起兰花指。他们恨不得把他扫到女生楼里去住，似乎那里才是他真正应该待的巢穴。男生厌恶他，女生也并不喜欢他。他比女生还要娇弱爱美，女生们自然不可能考虑他做男朋友，倒是更适合做姐妹。连最文弱的女生到了他面前都觉得自己有一种女汉子气概。然而女生们谁也没有那么多的男子气概可以施舍给他，她们更愿意倚靠在一个孔武有力的男生肩膀上撒娇。于是，朱家明在这校园里终日形影相吊，孤魂野鬼似的晃到教室再晃回宿舍、食堂。他所到之处，人们纷纷为他避让，好像他是什么毒药，洒到哪儿，方圆几里都寸草不生。

二

开始的时候他拼命想讨好他们，在这校园里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放逐了的囚犯，无家可归，没有人愿意收留他。女生不收留他倒没什么，他本身对她们

也没有什么兴趣,这些花枝招展的女生,哪一个能和他母亲相比?那些男生居然要哭着喊着去追她们,真是自取其辱。男生也不收留他就让他有些恐惧了,他心里清楚他就是个男人,就是把他烧成灰了他也是个男人,可是这些男生,却个个拿着明晃晃的尖刀,要把他的性别剝掉。他们一起去校门口吃粗粝的大碗盖浇饭,一起去打篮球,回来的时候个个穿着短裤还热得大汗淋漓,浑身上下的每个毛孔里都蒸腾着雄性的荷尔蒙气味。如此多的雄性荷尔蒙刀光剑影地沸腾在一起,顿时让空气里有了一种歃血为盟的壮烈感。这种气味像闪闪发光的广告牌一样标明这群男生可是群爷们儿,是男人。朱家明受到了蛊惑,忍不住想蹭到他们中间去,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可是他不敢。三个男生拿起脸盆毛巾,嘻嘻哈哈地朝楼道里的水房走去。正值八月,酷暑难耐,整个夏天男生们是不去澡堂洗澡的,就在楼道的水房里冲凉。他们冲凉的办法很简单,浑身上下脱光了,在水龙头下接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去。有时候几个男生一起脱光了赤身裸体地相互冲凉。反正楼道里来来去去的都是男生,至于身上的零部件嘛,谁还没有,被人看着了也没什么稀罕的。只不过被人在暗地里比比尺寸罢了。有的男生发现自己零件硕大,比常人大出一号,便不能不暗自得意,一有时间就跑到水房冲凉,好亮出自己彪悍无比的家伙威慑四方。

朱家明自然知道他们是去水房冲凉了,他头脑轰地热了一下,几欲起身跟着他们走进水房。自打住进这宿舍楼,无论夏天热成什么样子,他从没有在水房冲过一次凉,他实在没有勇气把自己脱光了晾在众男生面前。就是去学校的澡堂洗澡,他也恨不能在自己的淋浴周围围上一圈遮布,在澡堂里架上一座蒙古包。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了,他想,如果他此时跟着他们进去脱光了,和他们一起冲个凉水澡,也许他们从此就接受他了。男人对男人的接受总是需要些仪式感的,他想他们也许等着他为自己颁一个成人礼。这是个验明正身的宝贵机会,一种从没有过的豪迈在他心头噼里啪啦地燃烧着,几乎要把他烤焦了。他下定决心,于是从原地跳起来,抓起自己的脸盆和毛巾也向水房冲去。水房的玻璃门嘎吱一声之后,三个赤身裸体正嬉笑冲凉的男生忽然看到了衣衫完整的朱家明出现在了水房门口。

天哪,他们都已经是一丝不挂了,他还完整地穿着衣服、袜子和鞋,他眼见他们正坐上一列火车即将轰隆隆地驶去,而他却只能吊在车门上唯恐他们把他抛下。三个男生好奇地看着他,他嘴里嗫嚅着,手有些不听使唤地在身上乱蹭着,却不知道如何下手。他觉得此时自己像一个打包得严丝合缝的包裹,他

连一道拆开自己的缝隙都找不到。他正尴尬着，身材最魁梧高大的李飞鹏对他说话了，朱家明，你是参观我们洗澡来了？他的嘴唇又动了动，还是抖落不出一个字来。三个男生大笑起来。他们裆里的家伙跟着笑声一起抖动，他怕了，抱着盆落荒而逃。他终究是没赶上他们远去的火车，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列火车越驶越远，而他只能一个人被滞留在原地，周围空无一人，广袤荒凉如同来到了月球。他即将被孤零零地留在月球上，连只做伴的兔子都没有，就只有他一个生物。他不能不害怕。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们三个冲凉回来了，他们穿上了短裤，趿着拖鞋，背上胳膊上还满是水珠。不行，他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他不能被他们孤零零地抛下。他一定要为自己凿出一条通道来。他盯着他们背上的水珠看了片刻，忽然他拿起毛巾走到李飞鹏的背后替他擦起水珠来。李飞鹏像受了偷袭一样，猛一转身差点把朱家明撞倒。朱家明后退了好几步，脸色苍白地看着李飞鹏，李飞鹏也怪异地看着朱家明，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他说，朱家明你走过来的时候也不吱一声，忽然把手放在别人背上真让人觉得痒得慌，怎么像个女人似的。谢谢你的好意，我自己会擦。说完，他探出一只手去费力地擦着背上的水珠。

他知道他们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只是，他也不能拽着他们的衣襟，死皮赖脸地挽留他们吧。他在那把椅子上呆呆坐了片刻，忽然又开始了低低的啜泣。他像个女人一样竭力压着嗓子呜咽，怕自己哭出声来，这有一声没一声的抽泣却加倍刺激了男生们的神经。听着一个男人的哭声就好像被什么邪恶的音乐催眠着，他们被刺激着，心里疼痛着，却又加倍想虐待他，而前提却不过是他也在虐待他们，他以他独特的方式一直在虐待着他们的神经。李飞鹏他们已经换好了衣服，又要集体出去了，他们不能忍受和这个生物待在一个宿舍里。出门前李飞鹏忽然回过头，在已经昏暗下来的光线里认真对他说，朱家明，你也不是什么坏人，你也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们实在不是一类人，我们看不惯一个男生熏香看不惯男生照小镜子跷兰花指，这都不是你的错，可是我们很难接受。对不起，我们也不是存心要和你过不去，就是觉得看着你照小镜子跷兰花指的时候，背上总会起鸡皮疙瘩。还有你一口一个你母亲也让我们无法忍受，好像我们和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住在一起。我们其实早想和你说了就是说不出口，因为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还是和系里申请一下换宿舍吧。要是我们向系里提出来对你也不好，别人会觉得是我们把你赶走的。你自己搬出去对谁都

好。

说完他们三个人齐齐从宿舍门口消失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呆坐在那把椅子上，连啜泣都忘了。这一天终究是来了，他们彻底地抛弃了他。他蜷缩在椅子里，闭上了眼睛。因为一下到底了，情知没有什么更可畏惧的了，他心底忽然便滋生出几许安宁。只是这安宁疲惫得无以复加，像破蛛网似的罩在他心里。

辅导员给他调换了宿舍，把他安插到了三楼历史系的一间宿舍。只是，即使换了宿舍，他还是得和三个男生挤在一起住。三个完全陌生的男生，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他心惊胆战地搬进了328宿舍，草木皆兵，唯恐再一次被人赶出来，要是再被赶出宿舍，他就真成丧家之犬了。从搬进去的第一天起，他就不停告诫自己，绝不能现了原形。绝不能偷照小镜子，照一回镜子像做贼一样，唯恐被人抓到。绝不能再跷兰花指。每次伸出手指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默默呵斥着那根不由自主跷起来的小拇指，回去，快回去。为什么不能像个男人。然后，他硬生生地把它给掰下去了。他知道，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它本来有它的自由，如果它想跷成兰花指那也是它的自由，可是不行，一根小拇指其实和人类一样，生来就软弱而低贱。活着的最大意义便是怎样才能和所有的人一样，如果不一样便会遭到驱逐。没有人愿意这样孤独，那么，就还是软弱低贱一点吧。只求变成一个同类项能被合并进去。

他努力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人的样子，要在自己身上挂满雄性荷尔蒙作为配饰，就像原始人文身以示自己的勇猛。他换上短裤和他们一起去足球场踢球，一场还没完他就被踢出去了，因为动作太娘半个球都进不了，拖了大家的后腿。为了讨好他们，他替他们熨衣服补袜子，他一边抢着给他们补破袜子，一边掩嘴笑着说，这有什么，我母亲教我的，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我都看会了。他没有意识到，他正把盘旋在中文系上空的他母亲的塑像一块一块地搬到历史系来。328宿舍的男生们一开始是边感动边惊讶，朱家明你还会这个，真比女孩子还厉害。慢慢地，他们开始感到惊恐了，脱下的臭袜子即使藏得再深再偏僻，也能被朱家明孜孜不倦地找出来，他像只老鼠一样循着气味一路找过去，挖出来后先看看有没有破洞，没有破洞就帮他们洗了。经常是其他三个男生一进宿舍便看到阳台上有一长串灰鼠似的湿袜子正在那里滴水，等这串灰鼠刚干了另一串就又被挂出去了。

328宿舍的男生们为了逃避被朱家明先下手洗袜子的命运，不得不自己先下手，养成了每日清洗臭袜子的习惯，三个人争先恐后，似乎这洗袜子直接和

奖学金挂钩了。三人在水房里集体洗袜子的时候，总有男生过来看稀罕，你们宿舍是不是刚被那谁谁洗过脑？现在怎么这么勤快？然而还有更可怕的，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朱家明把宿舍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就不说了，他还在宿舍里熏香，熏衣服，捎带把其他三人的衣服都熏了一遍。等到三人晚上回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香喷喷的衣服明晃晃地挂在了他们床前，香飘十里。他们都要给他跪下了，大哥啊，行行好，饶了我们吧。仨大老爷们儿，穿上这么香的衣服，明天怎么见人啊。香味三日绕梁不去，以至于这仨哥们儿都过了好几天了，走在路上还会不由自主抬起胳膊闻闻自己腋下。让别人还以为他们仨都有狐臭，唯恐散发出什么味道来污染空气惹人嫌。

这仨哥们儿除了要面对被劫掠一般的补袜子洗衣服，还要面对朱家明那永垂不朽的母亲。迄今为止，朱家明已经基本上把遗留在221宿舍的关于母亲的碎屑都搬到328宿舍里来了。328宿舍终于和221宿舍一样了，也挤了五个人，四个男生外加一个老女人。四个男生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这个叫张茉莉的女人的存在，我母亲说……我母亲就是这样……我母亲就喜欢这……三个男生面面相觑，虽说这活在朱家明嘴里的女人听上去似乎精致讲究，可是以朱家明的衣食来判断，显然也不是出自什么大户人家，最多也就是个平民百姓。就算他喜欢熏个香，那也一看就不是长在他骨子里的东西，只觉得戴个翅膀就像天使了，生硬而滑稽。他这著名的母亲究竟是何路神仙？在一起住了几个月了，也从未见这女人来看过他儿子。只是每天耳朵里要被强行塞进关于这女人的点点滴滴，时间长了，便觉得是和一個看不见的鬼魅生活在一起。即使看不见，她也照样占了你的空间，占了你心里脑里的地盘。甚至，他们感到他们宿舍的生活标准也渐渐地是被这女人一手制定出来的了。宿舍每天要拖一次地，是张茉莉说过的话。每天要开窗至少一个小时，换换空气，也是张茉莉说过的。衣服要定期熏香除湿除臭，也是张茉莉说过的。球鞋洗过后要用卫生纸裹起来晾，当然也是张茉莉说过的。张茉莉正在成为328宿舍的教母，她躲在一个无形的角落里，微笑着控制着他们每日的衣食起居。

这种做傀儡的感觉实在可怖，再加上与一个无形的女人长期共处一室也委实诡异，朱家明之外的三个男生有一天忽然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了，那就是，他们在朱家明母子的笼罩下，居然失去了自由，连什么时候洗自己的臭袜子都没有了自由。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反抗。这天晚上，熄灯后，三个男生躺在床上终于向朱家明表明了心迹，那就是，希望他搬走。因为住在一起实在觉